要是没有暑假就好了，平良出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想法。

学校对于平良来说是如坐针毡的地方，春、夏、秋三个长假，平良难得可以得到片刻的解放。但是现在，他却认为见不到清居的假期连狗屎都不如。平良觉得这样想的自己太傻了。认不清自己的底层身份，喜欢上了站在金字塔顶端，而且还是同性的清居。简直没脸见橡皮鸭队长。

——

喜欢上了清居 ，和橡皮鸭队长的教诲完全背道而驰。

“晚饭吃炸虾怎么样？”

平良正在吃午饭剩下来的中华冷面，妈妈看向桌子这边问道。

“海鲜市场的虾正在打折呢，还是对虾哦，小成最喜欢的呢。”

家里吃虾一般都是吃黑虎虾，大出血买对虾，是因为暑假以来儿子每天都闷闷不乐，待在家里不出门。

“再炸点扇贝吧，你爸爸喜欢呢。”

做炸虾明明是为了自己高兴，却为了不让自己察觉也炸了爸爸喜欢的扇贝。面对妈妈这份用心，平良心里对父母的歉意达到了顶点。说实话，如果爸妈对他放任不管他会很感谢的，但是他说不出这种话，只是沉默地吃着中华冷面。突然手机震了一下，平良拿起手机想确认下是不是广告什么的，结果是城田发来的短信，平良的心脏快速跳动。

“黑川的花火大会，麻烦你去占十个人的位置。”

黑川的花火大会是当地每年夏天都会举办的活动。平良小时候也和爸妈一起去过。占十个人的位子，清居也会来吧。平良的心情就像被冲上海岸的海带。只要能见到清居，跑腿也好，去占位子也好，什么都会去做。

“妈妈，十个人去花火大会带两张垫子够吗？”

“诶？刚才是有人约你一起去花火大会？”

妈妈的脸上瞬间有了色彩。十个人的话两张垫子肯定不够，三张垫子够是够了，但是以防万一还是带四张吧。学校的朋友吗？有女孩子去吗？要穿浴衣去吗？平良面对妈妈一个接一个的问题，后悔自己没过脑子就去问妈妈的意见。

第二天，平良吃过早饭马上就去举行花火大会的河边。平良到的时候花火大会甚至还没开始准备，他把带来的四张垫子展开，怕被风吹跑把垫子的角压住，然后抱着膝盖坐在中间。

离约定的七点还有十个小时。上次见到清居已经是两周前了。清居应该会穿浴衣来吧？太期待了，简直等不了了。花火大会上，明明穿浴衣的女孩子会像雨后长出的蘑菇那样多，但是儿子却期待着看到男生穿浴衣的样子，妈妈知道了肯定会哭的吧。回想此前的人生，明明不是强者，却也被迫背上了很多重担呢。

平良没有想到，自己并没有想象里的那么焦躁和悲观。到现在，他已经清楚自己对清居的爱恋了，但是并不觉得自己是同性恋。自己喜欢的是清居，而不是男生。就算见到长相好看的男生心里也是什么感觉都没有，见到漂亮的女孩也是。自己的天线只对清居有反应。清居对自己来说是特别的。

平良一个人等着，无聊的时候玩玩手机游戏。头顶和脖子都被太阳烤得焦焦地发疼 ，热死了，不是玩游戏的时候。临近中午了，日光渐渐变强，妈妈让他带着的水箱里装了很多冷冻的运动饮料，他拿出来大口大口喝了很多。本来以为不需要这么多运动饮料得，看来妈妈是对的。汗一滴一滴落下来。

平良把伞撑开，把毛巾搭在头上，横躺在床上垫子上等着时间过去。人多了起来，周围也不断变得吵闹。啊，已经快到下午了啊。

“你是死了吗？”

头上突然有声音传来，清居把平良头上的毛巾拿下来，放在腰间。平良被吓得小声叫了一下，从垫子上起来。河岸已经有很多人了，穿着浴衣的女孩子像五彩斑斓的鱼儿一样走来走去。平良说着等一下，然后慌慌张张地去整理垫子，突然想起什么，手里的动作停了下来。

“其他人呢？”

只有清居在这里。清居听到问题看向平良，平良好像突然被压在墙壁上一样，感到了十足的压迫感。虽然作为跑腿小弟在清居的小团体里占据了最后一个位子，但是到现在还是适应不了清居散发出来的光芒。

“去接女孩子了。”

平良以为清居会无视他，每想到却回答了他的问题。

“啊，啊啊，这样啊。有女孩子来。”

“可没有你的份哦。”

被冷冷地对待了。平良太过激动，让清居误解了。他当然没有期待女孩子来。比起这个，当前的情况让他整个人好像飘在云端。

这是第一次和清居两个人相处。平良正在抑制心中的悸动，清居弯下腰盘腿坐了下来。清居没有穿浴衣，只简单穿了T恤和修身的长裤。但是由于他身形很好，再怎么普通的衣服在他身上都有种特别的感觉。啊啊，耳垂上还戴了小耳钉，在学校没见过呢，应该是只在暑假戴吧。

“干什么啊你？”

清居突然看向自己，平良被吓了一跳，心脏疯狂跳动。

“嗯……怎……怎……怎么了？”

啊啊，神啊，求你了，别让我在清居面前口吃。但是对神明的祈祷产生了反效果，舌头打结了。这时候橡皮鸭队长——

“你一直在盯着我看吧？”

瞬间，平良好像看到橡皮鸭队长piu——咻得飞了出去。

清居的话并不是疑问，而是断定。暴露了呢，平良脸上发烫。但事到如今，他不能装做什么都没发生。相反，一种想要好好表达自己感情的冲动涌了出来。花火大会要开始了，周围的空气里弥漫着欢快高扬的情绪，也许是被这种情绪影响了吧。

“这是因为……清居君……”

清居皱起了眉头，好像对支支吾吾的自己非常生气。如果再让他等下去，肯定会被说算了吧。平良抬起原本低垂的眼睛，做好了觉悟。

“那是因为清居君太美了。”

终于说出来了，清居的眉头却皱得更厉害了。

“蛤？”

平良被清居惊讶的目光看着，心中一阵焦急。

不是因为怕清居可能会觉得自己恶心而感到不安，因为清居不是“可能会”，而是“一定”会觉得自己恶心，这点自信平良还是有的——是因为自己语言的拙劣而感到焦急。

漂亮什么的，这种简单的词汇完全不能表达自己对清居的感情。但是，平良也不觉得像台词那样华丽的语言能表达自己对清居的感情。结果，只能说出一个又短又幼稚的词语，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。除了看着清居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
清居皱着眉头开口。

“你，也太恶心了吧？”

清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平良突然注意到了什么东西。

你。

……你。

…………你？

说起来，清居从来没叫过平良“平平”吧？

“诶，我说你，总觉得你有天做得出来拿刀去砍人这种事。”

这么重要的事，为什么现在才注意到呢？难道他也讨厌这种侮辱性的外号吗。不过清居也没交过自己“平良”，只是单纯地不想让自己这种存在从他口里说出来吧。还是说只是什么都没想？到底为什么呢？

平良正在拼死思考，清居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不开心。

“你，在听我说话吗？”

“在，在，在听。”

清居的嘴唇美得甚至有点残酷，从中吐出的不是“平平”而是“你”。平良以为高兴，胸中震动着。也许现在自己的表情看起来想要哭了一样。清居看着自己肯定觉得很恶心。这个时候，有声音从后面传来。

“清居。”

回头一看，是城田他们，还有几个穿着浴衣的女孩。

“行啊，这里视野可真好。谢谢你啊平平。”

三木看了四周一圈说道。穿着浴衣的女孩说着“一直站着累死了”，吵吵闹闹地坐了下来。那浴衣上全是紫色蔷薇花，完全没有一点品味。

“清居君，从海边回来都干了什么？”

穿着紫色蔷薇花的女孩问。“从早上开始一直在卡拉OK。”清居回答。女孩们得到这个答案都笑了。平良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大家一起去海边了吧。

“到了傍晚了还是很热，想吃刨冰啊——”

女孩说。城田他们就迎合着说“去小货摊吧”，然后站了起来。被女孩子们围着的清居也去了。梦一样的二人独处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。

如果是平时的话肯定就使唤平良去了，但是小货摊很凉快，去逛逛也不错，于是就让平良留下来看位子了。一大家子人或者是一对对情侣在平良眼前走了过去。平良处在他们之间，有点被寂寞的感觉困住了呢。所以平时平良都不去休息日的活动。但是今天不一样。平良站起来弯了弯腰，笑着回想和清居单独在一起的时光。

自己一直盯着清居看这件事，被清居注意到了呢。虽然被说恶心有点受伤，但是自己的心情能被注意到，已经很开心了。因为自己一直被无视，所以只是这样一件事被清居注意到，也能当作闪耀着光芒的宝物好好珍藏了。

这样很凄惨吧。很恶心吧。但是不被任何人理解也是可以的。这种欢欣是只属于自己的。一寸长的虫子也有五分魂魄呢。

——我这样的人，浅浅快乐一下的权利还是有的吧。

有细微的咻咻咻声。平良抬起头，咚得一声好像要把内脏震到，黑暗的天空里，绽开了巨大的、耀眼的花。周围响起一阵哇的欢笑声。

“挤一挤，挤一挤。”

平良转过头，是大家回来了。各自拿着刨冰、炒面、香肠。平良的肚子叫了。中午只在便利店吃了饭团，他正想去买点什么东西吃，从左边和右边同时递过来了大阪烧和刨冰。

“吃吗？”

“吃吗？”

右边，不认识的女孩子递过来了红色的刨冰。左边，清居递过来了大阪烧。平良的目光当然定在了左边。难道是为了自己买的吗。啊啊。糟糕。心脏要爆炸了。谢，谢，谢谢，完全说不出来，只是伸出了手。

“还是算了。你拿女孩子给你的吧。”

然后把大阪烧拿回去了。

“诶，啊，但是——”

“店家的赠品，吃不下了，谁要？”

清居把大阪烧举了起来，城田他们叫着“我要我要”一瞬间抢没了。

是赠品啊——有点失望，但是这样就可以接受了。平良正反复想着，清居好不容易给自己吃的，右边的女生又战战兢兢把刨冰给他。

“那个，你吃吗？”

“啊，嗯，谢谢。”

完全忘记了她的存在。平良拿出钱包掏钱，却被女孩说不用了。

“一个人来占位子呢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么热，辛苦你啦。”

女孩的笑感觉很舒服。她留着厚重的齐颈黑发，戴着眼镜。和与城田他们交好的时髦的女孩不一样。这么朴素的女孩子，为什么会在这里呢。

“平平，木下町那儿有个家庭餐厅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”

城田突然转过身来，平良点了点头。

“去占位子，十二个人。”

真的假的。平良在心里吐槽。从早上就来占位子，现在还要我去家庭餐厅占位子。而且自己现在占着清居右面的绝佳位子呢。

“不好意思啦，仓田会陪你去的。”

穿着紫色蔷薇花浴衣的女生向平良合十。仓田？谁？平良正在想，右边给他刨冰的女生看了看他。啊啊，这个孩子和我是一样是金字塔底层的人啊。

“这不就有你的份了吗。”

清居小声嘟囔着。平良看了看旁边。明明知道平良在看他，清居却无视了，抬头看着烟花。多么冷酷的语言。多么美丽的侧脸。

“……嗯，呢，我去了。”

平良用只有清居能听到声音说。

不是为了其他人，只是为了清居，自己会去。

为了占花火大会的位子累得要死也好，肚子饿得咕咕叫也好，看不见夜空里盛开的美丽的烟花也好，只要为了清居，自己会去家庭餐厅占位子。

清居果然没有听见，转过身去了。平良压抑着想再看看那美丽侧脸的冲动，站了起来，仓田也站了起来。两个人背对着烟花走了出去。平良吃着仓田给的刨冰，仓田突然说话。

“还想再看一会儿啊。”

她的声音透露出可惜的感觉。这时候只要附和两句就好了。但是。

“我就算了。”

平良回答，仓田疑惑地歪了歪头。

“你讨厌烟花吗。”

“倒不是，只是有比烟花更喜欢的东西。”

仓田嗯了一声，脸上的表情并不是很明白。背后，烟花绽开的声音，让平良的内脏一阵疼痛。